

宣浩平編

大衆語文論戰

續二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初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版權所有
大眾語文論戰
二續

編者

宣浩平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界四馬路自來火街四萬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界四馬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大衆語文論戰續編二目錄

大衆語萬歲……

吳稚暉

答吳稚暉先生……

曹聚仁

不同於吳稚暉先生的兩點意見……

徐懋庸

擁護吳老將軍底「大衆語萬歲」……

耳耶

擁護吳老將軍之後……

耳耶

大衆語的幾個小問題……

自由談

關於曹先生提出「大衆語的幾個小問題」說幾句話……

阿龍

關於大衆語討論中「一個更小的問題」的檢討……

家爲

對於家爲先生檢討一個更小問題瞎說幾句……

阿龍

怎樣前進一步？……

高荒

大衆語真詮.....黎錦熙

大衆語決不是國語.....樂嗣炳

從統一不靠語言想起的.....龍貫公

大衆語和文學.....狄舟

舊貨新談.....于時夏

白話文的洗清和充實.....仲元

幹點切實工作.....猛克

請看客觀環境.....徐懋庸

客觀環境.....阿龍

「貨色」的貨色.....江天

文言，白話與歌曲.....華士奇

文言，白話，大衆語與事實問題.....若然

從實踐中去創造理論……

伯韓

「提倡土語方言」是不是「忘記大眾的真意義」？……

流冰

嚼字……

稜磨

新的生活環境有新的語言……

狄舟

瑪爾及其語言學說……

宜閑

漢文歐化單語底分析……

汪馥泉

不要閹割的大眾語……

仲元

鐵的事實……

何蘭人

諺語的記錄……

陳子展

揭開「布幔」……

石瞻

專化呢，普遍化呢？……

華園

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華園

蘇聯各民族文字的拉丁化與漢字書法拉丁化·····	岡林
中國語書法拉丁化問題·····	焦風
漢字和拉丁化·····	仲度
還得加什麼兵？·····	放飛

大眾語萬歲

吳稚暉

——答曹聚仁討論大眾語問題的一封信——

曹先生：好久沒有領教了。但是在許多刊物上常常拜讀大作，獲益亦不少。

爲了文白大眾的問題，我也本想和大家的興，插說幾句。止因近年來對於現在的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呢！倪雲林所謂「開口便俗」，他是恐怕輸了自己，不願開口。我是明知口裏落不出象牙，無往而不俗，不敢開口。因此遇到這樣熱鬧的問題，也還到底不敢作聲。承你爲了這問題，還提到我的科工問題，到底還不會引申先生的盛意，屢說幾句。就爲從前得了先生的教訓，說我盼望別人從事科工，自己却不科不工，這真是一針見血；從此我也就覺得刺刺不休的討厭，更加沒有可開之口。現在又蒙先生將這文白大眾的問題下問，那我就把我心中要說的寫出來，博先生一笑罷。

我總括的先說一句：文言一時難得死光，也是實在的。說他會什麼復興，再來代用白話，都是笑話。並且是鐵樹不能開花，同樣的可以肯定。汪柳諸先生他們忽然主張中學以後要側重文言，救人之意七分，衛道之意或亦有三分。因為他們看見考試的卷子，及畢業的小世兄，實在文言太整脚，不適於有司之程式，那就於個人出路，完全艱難了。他們要救渡這班「出路先生」，所以望學校大開方便之門，給他們以出路的利器。這七分，是惻然悲憫，我想汪柳諸先生是胸無成見，是殉人的，並非護己的。所謂衛道之三分，則見仁見智，設想不同。他們偶然感覺文言這東西，可以連帶保持得他們希望之道，比較多一點；亦如白話家或大眾語家也相信能夠連帶迷信到文體有關，況且止有三分，也可以對汪柳諸先生很原諒的。

然而文體與衛道有關，我是不大相信。說文言中有道，何以總理的三民主義，竟能把白話寫成的呢？說白話完全是道，何以白話家又常聽見攆斥某某派某某小說呢？可見得文言白話大衆語，止是工具。有容易普遍，或不容易普遍之分

罷了。我們現在的局面，如合理的分配，即以學校而言，止能五成叫他進官場，十五成叫他在校教書，八十成望他爲農工商。在中學時代，通通一百成，就要注重他的理化算數，而且要習科工，非兼習外國文不可。那末將容易的白話文，叫他能讀總理的三民主義，也就夠了。到了高中，分出那二十成來，讓他兼習點合於有司程式的文言。到了大專，再讓他性之所近，去習法政文哲。其數目，也足夠考試院取中，機關登庸了罷。還恐怕路是少，而要出的人太多。何必定在初中，即着眼有司程式，暗示以出路之所在，實則此路不通，社會上賸下多量的中等流氓？故汪柳諸先生存心救人，實乃害人。汪先生是不曾進過畜生道，柳先生是同我一樣，進過畜生道的。回想那一個童生，不是四書五經，強迫了讀的？文言當然是沒有人敢對他發生問題的。然而每縣要取一二十個秀才，有幾個通順的呢？莊思緘先生常說：「考試的文章，是見得官，見不得朋友的。」比較起來，現在的中學學生，少數的也不讓當年的童年罷。其出類拔萃如柳先生者，當時亦

止最少数。今日學生中也儘有柳先生，所以不是文言才能出秀才的呀！終之，文言會成文學，白話也會成文學，大衆語當然也會成文學。但是，文言白話大衆語，有容易普遍與不容易普遍之分，當然白話比文言容易普遍，大衆語一定更比白話容易普遍。若一說到文學，恐怕文言白話大衆語，一樣的止是少數罷。其實即有司程式，及奉此等因，就算文言，也止要文言，並不要文言文。就是白話寫得好的，也未嘗不能寫那奉此等因的文言。可惜一做文言，便馬上肉麻地要希望他懂得文學。於是文言的不通，因此而起。

這一回文白戰爭，名作如林，多數皆可佩服。弟所尤注意者有兩篇。一篇是尤墨君先生的「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他引浙江會考，題爲我所最敬佩的朋友，其中一則是文言，自來英雄豪傑之士云云，確有點古文觀止氣息。然尤先生要問於日常生活有什麼用？我對曰：只叫做文學，恐怕請這位先生去辦奉此等因，未必條理很能清楚罷。因此不要獨咎文言。尤先生於這會考，又引一則白

話，有古之君子之交淡如水云云；尤先生又批評爲食新不化的白話。然而化不化的原故，亦就在那裏做文學。大家現在又要建設大衆語，打倒白話，恐怕就是白話文學闖下來的禍罷。所以胡適之先生一方抵禦文言，叫人還要在白話文學努力。不曉得又一方面不爭氣的白話文學，做得好的，止有少數，正同文言文學，終是少數的一樣。不知不覺，人也白話文學，鬼也白話文學，也同古文觀止常墾文言的台一樣。而大衆語不客氣的又來聲罪致討了。因爲在工具方面說，白話自然優於文言，因其容易普遍。然而一到文學，便烏烟瘴氣，文言的好文學，如袁中郎的小品文，止供象牙塔裏人消悶，而白話文學的好的，亦不過供亭子間裏朋友排悶而已。其多數的怪物，簡直在大衆都莫名其妙，與古文觀止一樣。所以到了這裏，兄弟願意貢獻的：不要建設了大衆話，跟着便是大衆語文學。建得起大衆語文學，當然亦像胡適之先生把白話文學建成了白話。可是後頭還來一個打倒，是一定不免的。

我這回尤注意的兩篇，其又一篇便是陶知行先生的「大衆語文運動之路」。

他說：大衆語與大衆文（文是文，不是文學。文言，文言文，文言文；白話，白話文，白話文學；大衆語，大衆語文，大衆語文學，就是大衆語將來需要文學，讓大衆自己創造起來，不要好像白話文學，還是幾個文言文學家改頭換面的代辦。）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他主張符號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拚成大衆語更要教。我看他的意思，並要提倡俗寫及簡筆漢字。就是有時措手不及，夾點同音的別字，又是他先生所容許的。我還容許他漢字，注音，符號，別字不夠使用時，可以合璧成文。到大衆教育普及時，由大衆中的能者來理出一個頭緒來；等衙堂裏的牆三又需要衙堂消閒品，再讓他們來創出大衆文學；不要又經今日的文人學士，鑄青了面孔，立文例，創馬彙，好像大衆應當來受我們的欽定。看見夾了別字注音，嚴飭不許。倘若如此，也是受了傳統思想，與文言先生們的於古有之，於傳有

之，也有什麼兩樣呢？文言於古有之，固屬可笑。白話先生於洋有之，必定要將「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日子」介紹給大眾，這就是白話要受大眾語的革命爲不可救藥的污點。文學的天才，是很少數的，而東施效顰，就有一刻板格式，加上了桎梏。所以大眾語要鼓吹文學，是很要當心的。最好遵從陶先生的意思，讓大眾自己來創造，不要代辦。——

且據兄弟猜想：陳望道先生等拿出這個大眾語的標旗來，大眾是縱的，指向多數階級說話。雖然也有意思，慢慢連到橫的方面，一人說話，可以使四百兆大眾一齊明白，然而依我瞎說，恐怕陳先生起意，是不曾想一躍就到的。四百兆大眾一齊懂得的，是叫統一語，不是現在第一步急需的大眾語。條侃也有大眾，阿拉也有大眾。條侃的大眾，把條侃的語文合一起來。阿拉的大眾把阿拉的語文合一起來。條侃的大眾與阿拉的大眾，有了合一的語文，又互相合一起來。一種的統一語，還讓大眾來造成，是第二步。這恐也不是烏托邦，條侃與阿拉，現在就

常常通話，倏促亦不倏促，阿拉亦不阿拉，自有其不正確的藍青官話。藍青官話必是將來的統一語。多帶點北平話，或亦相當，然真要應了陶先生「最好聽，願意學」才行。然而英美的英國話，都不能恭照約克省一道同風呀。一道同風，就是欽定的反面。我國一道同風的觀念，不但入了政界，咬牢了雞巴，雞腿都挽不動，就在文學界，也是移動一毫，就要若喪考妣的傷感時。破壞統一之罪，在政界是頂大的罪名，在學界何嘗不是呢？好了，我是崇拜文學的，文言白話的文學，都崇拜的。可惜看人沒有力量，止末裝小脚，是實可臭惡的。而且因而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所以敢下斷語，以答先生明問。曰：

文學不死，大禍不止。

好了，大眾語萬歲！若大眾語文合一了，寫點粗淺的科學工藝文出來，惠及大眾的飯碗，尤其圓滿。否則知識值幾文一斤，飢不能食，寒不能衣，濃醢大家抱頭痛哭之知識，哭得大眾骨瘦如柴，什麼革命禦敵，都不好辦罷！回想前日，

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做，你來我來，還是那末一回事。根本弱點在那裏呢，就是自己不科不工，對先生不勝其忸怩而已耳。好了，祝你健康！

弟敬恆頓首二十九日

又：閻王不會賦我以文學天才，我是一個「放屁放屁，真是豈有此理」的大衆，有些脫字謬句，都望原諒。現在社會真是發昏，好好一個劉半農先生，是聲音學大家，偏要拉他算文學家，算尊重他，不曉得正是罵他，正是埋沒他，顛倒錯亂到如此，先生亦必大笑。

答吳稚暉先生

曹聚仁

稚暉先生：近日編理「文白論戰史話」，把民國十三四年間的「覺悟」「學燈」「語絲」「國語」「現代評論」重新看過一遍，不覺苦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真如劉半農先生須說的：「唯有中國人纔會這麼沒有出息，永遠在不成問題的問題上無

謂的打圈。」汪懋祖先生在「新青年」上和陳獨秀胡適糾纏不清；在「後甲寅」上傳煞有介事地和章士釗唱雙簧；此番又復興呀復興呀這麼大起勁。（中略）其事雖愚，其心當然可哀！

（上略）先生先前推詳章士釗的心理，說他那種烏柳文，要給執政看得起，叫官僚驚嘆；那種「陳威之子教子以詔」之「執政考」等，無非豔慕俳優文人的結果；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於中庭，吾不信人間真有其事也……先生這一回於汪柳兩先生，獨多恕詞，謂其「救人之意七分，衛道之意亦有三分。」又謂：「汪柳諸先生是胸無成見，是殉人的，並非護己的。」私意有點不敢苟同。汪先生的文言復興論在「時代公論」發表以後，接着就有「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的應聲，「甲寅」雜誌那一套世道人心的老符咒都唸起來了，「大公報」的南京通訊，就說文言復興是怎樣變成新的潮流。……這種種蛛絲馬跡，告訴我們：汪先生的主張文言復興……小世兄之出路猶在其次，趁天下荒荒之世，抓個題目過過

寫標語貼標語的癮，不待弗羅乙德來分析，也能如見其肺肝然的。（中略）我覺得這一回文言復興的氣分，和民國十四年的「老虎」氣分太相像了，我們不能加以原諒！

大眾語問題，應該「卑之無甚高論」，由大眾自己來動手，原是「天經地義」不容懷疑的。目前的事，却是要我們先來說服所有筆桿子的朋友，放鬆一點文字權，使大家有手可動。胡適之先生在美國時候，他要說服梅光迪，任鴻雋……那些朋友，使他們相信活文學要用白話來做，費了很大的勁。有一時，梅光迪也曾說過「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此無待言，惟非經一番大戰爭不可」的話，後來回國，又在「學術」替文言做保票了。筆桿子朋友，無論如何總覺得文字是可寶貴的，要想獨占牠，不肯公之大眾。明知道注音字母，羅馬字母，簡筆字，都是有利於大眾的工具，偏偏攔在一邊，既不肯學，又不肯教；我去年說了一句「寫別字也不要緊」，還挨了許多臭罵呢。我們至少要有傳教牧師的精神，